



# Freud at Work

## 弗洛伊德工作室

- ◎ 摄影：[英] 布鲁斯·伯纳德 戴维·道森
- ◎ 文字：[英] 卢西安·弗洛伊德 [澳] 塞巴斯蒂安·史密
- ◎ 翻译：徐颖

 广西美术出版社

# Freud at Work

## 弗洛伊德工作室

◎摄影：[英]布鲁斯·伯纳德 戴维·道森

◎文字：[英]卢西安·弗洛伊德 [澳]塞巴斯蒂安·史密

◎翻译：徐颖

 广西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工作室 / [英] 伯纳德, [英] 道森文摄; [英] 弗洛伊德著; 徐颖译.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12

书名原文: Freud at Work

ISBN 978-7-5494-1055-2

I. ①弗… II. ①伯… ②道… ③弗… ④徐… III. ①油画—绘画创作—英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213.0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3234号

All Paintings © Copyright Lucian Freud

Bruce Bernard Photographs © Copyright the Estate of Bruce Bernard 2006

David Dawson Photographs © Copyright David Dawson 2006

A Late Night Conversation with Lucian Freud © Copyright Lucian Freud and Sebastian Smee 2006

First published as Freud at Work by Jonathan Cap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由大苹果版权公司代理, 由兰登书屋出版社授权广西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弗洛伊德工作室

---

摄影: [英] 布鲁斯·伯纳德 戴维·道森

文字: [英] 卢西安·弗洛伊德 [澳] 塞巴斯蒂安·史密

翻译: 徐颖

责任编辑: 冯波

美术编辑: 陈凌

装帧设计: 陈凌

责任校对: 黄春林 谢玫

审读: 肖丽新

出版人: 蓝小星

终审: 黄宗湖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 530022

网址: [www.gxfinearts.com](http://www.gxfinearts.com)

制版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 889 mm × 1194 mm 1/12

印张: 21

印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4-1055-2/J · 2146

定价: 1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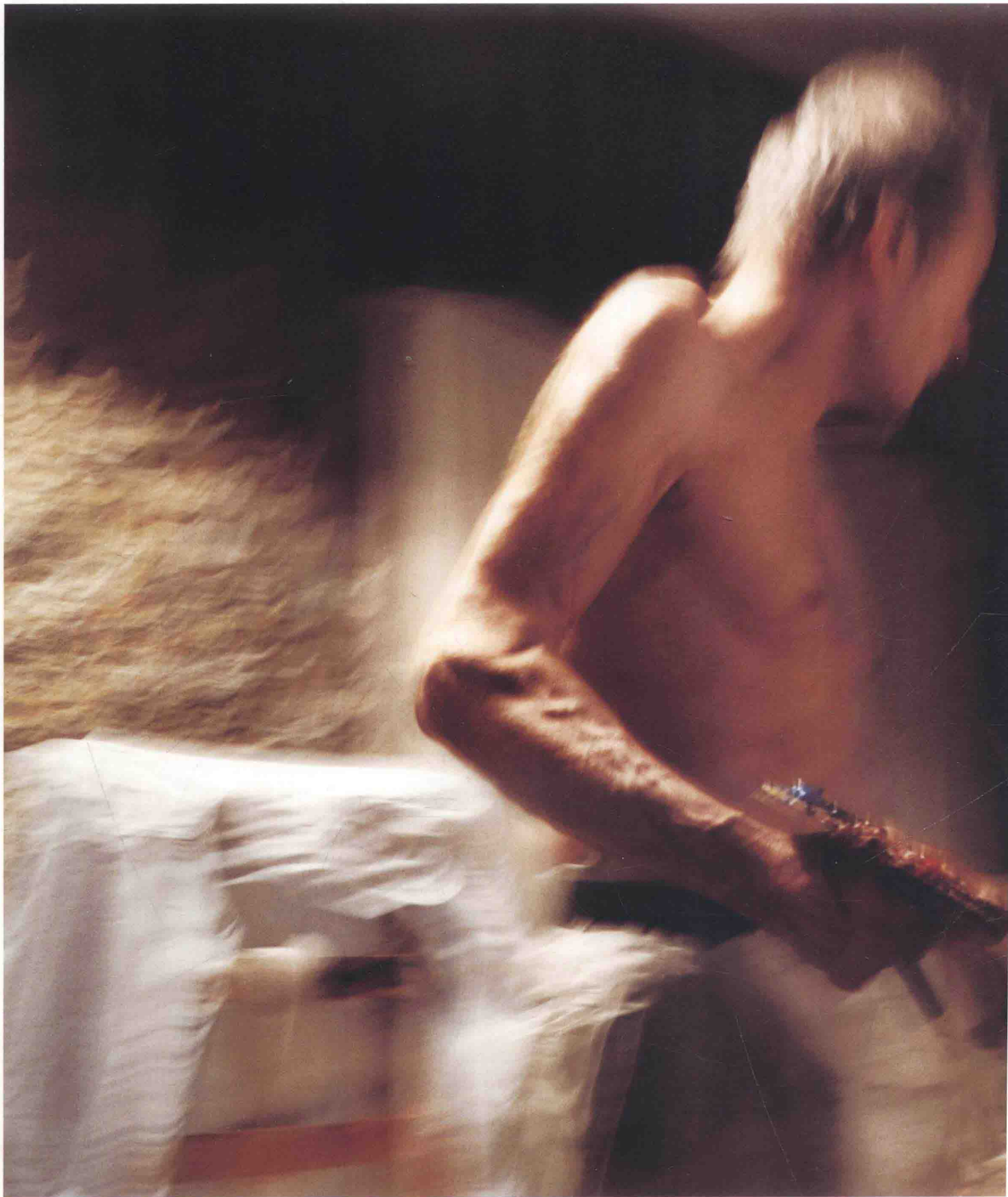
---

Freud at Work

弗洛伊德工作室

Freud at Work

弗洛伊德工作室





弗吉尼亚·韦伦 [ Virginia Verran ]  
作为布鲁斯·伯纳德遗产的代表，谨此向照片  
的印刷者致谢：

彩色照片由R.P.照片实验室的约翰·柯  
罗贡 [ John Croggon ] 印制，黑白照片由  
史蒂夫·沃什 [ Steve Walsh ] 负责。

戴维·道森向以下人士致谢：旧金山  
视界 [ Vision ] 画廊的珍·里佩特 [ Jean  
Lippett ] （负责印刷），马厩旁修道院的  
修女玛丽·乔 [ Mary Joy ] 和比 [ Bea ] 。



扉页摄影：

戴维·道森，工作室的墙壁

第2—3页，4—5页及书前插页摄影：

戴维·道森，卢西安·弗洛伊德

2005年








# Freud at Work

## 弗洛伊德工作室

◎摄影：[英]布鲁斯·伯纳德 戴维·道森

◎文字：[英]卢西安·弗洛伊德 [澳]塞巴斯蒂安·史密

◎翻译：徐颖

 广西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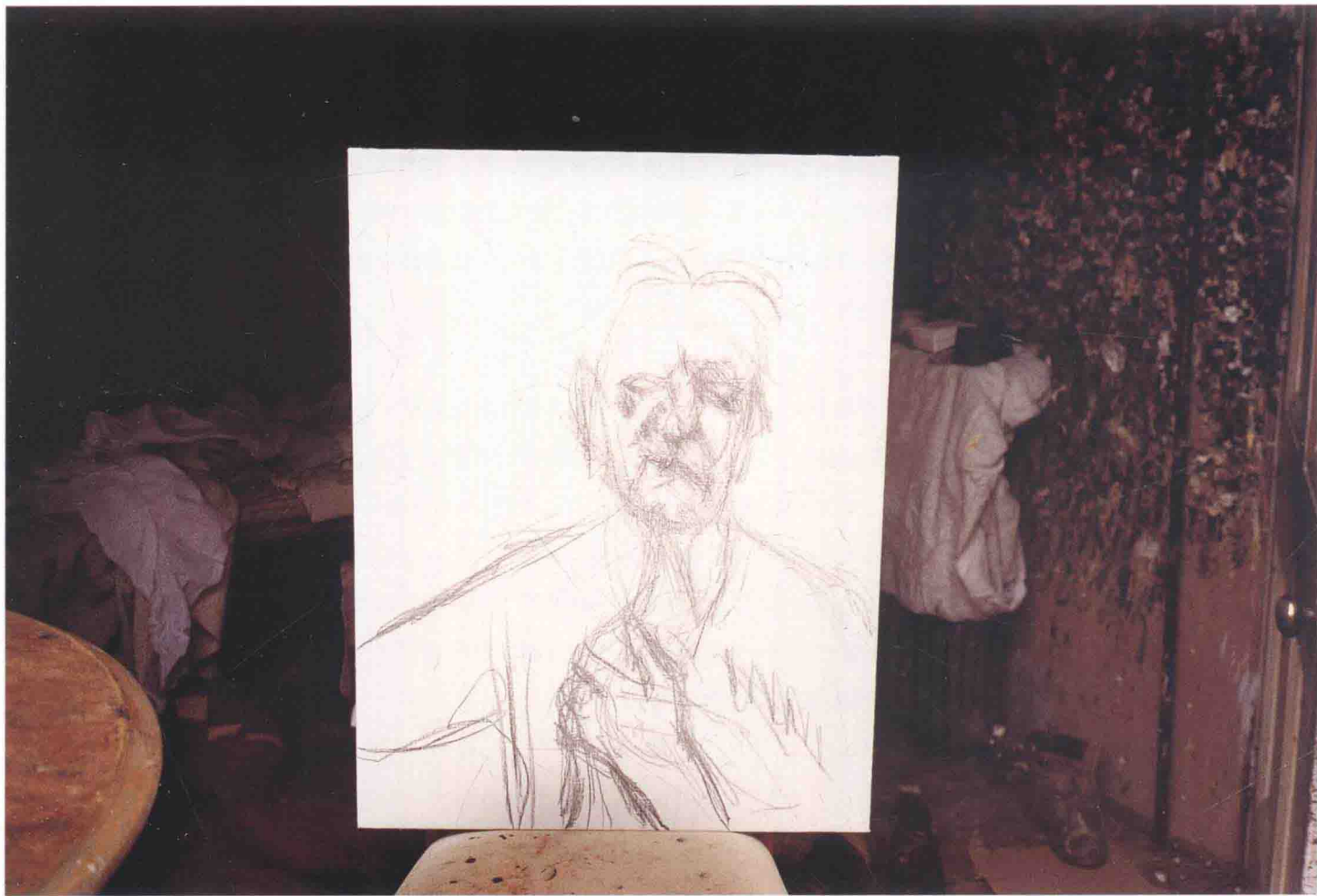


布鲁斯·伯纳德 [Bruce Bernard] 初次遇见卢西安·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 是在20世纪40年代，彼时布鲁斯还是个学生。两人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布鲁斯还是弗洛伊德两幅画作所描绘的对象。布鲁斯除了品鉴杰出的画作，对摄影也满怀热情和好奇。在职业生涯中他曾受委托拍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明确反对那种针对艺术家进行程式化的摄影。布鲁斯拍摄弗洛伊德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拍摄的照片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弗洛伊德摒弃了场景套路，颠覆了人们的预想——他曾倒立并采用雕塑的姿势。90年代，弗洛伊德起用利·波维瑞 [Leigh Bowery] 做模特期间，布鲁斯拍出了最出色的照片。布鲁斯对摄影史的了解使他对对自己的作品很低调。他所拍摄的弗洛伊德的照片，正如他为弗洛伊德与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所拍摄的照片一样，是他跟这两位画家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结果，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2000年布鲁斯去世前不久，他拍摄了最后一张弗洛伊德的照片，后者正在他的巨幅画布上创作《仿塞尚》 [After Cézanne] 这幅作品。

戴维·道森 [David Dawson] 能拍摄到弗洛伊德的照片是因为他每天都跟画家联系接触。他比其他人更能接近画室日常的活动。他能看到画家创作的过程，而他自己也为画家的不少画作当过模特。戴维的优势在于他对画家的了解和熟悉。他拍摄的照片一开始是一种生动的佐证，进而发展成为一系列非凡的肖像画。到2005年夏，他记录了画家在炎热的画室中光着膀子工作的那种活力四射的样子。照片中那些模糊不清的动态效果就是艺术家那种持续不断地极其专注的反映。有些照片，包括画室里那些沾满颜料的墙壁和画家调色板上的色彩，在表现的节奏和强度上远胜于简单的图片文献。

塞巴斯蒂安·史密 [Sebastian Smee] 曾为悉尼的一家报纸写过关于弗洛伊德蚀刻版画展的文章，这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画家的注意。后来他为2005年出版的弗洛伊德最近十年的作品集《卢西安·弗洛伊德1996—2005》撰写了介绍文章，从而获得了画家的信任。一直以来，弗洛伊德通常会拒绝那些有关他创作过程和他所推崇的艺术家之类的访谈。唯一例外的是2003年出版的他关于康斯特布尔 [Constable] 的谈话以及与威廉·菲弗 [William Feaver] 之间的讨论。正是由于对史密的信任和信心，弗洛伊德很愉快地与之进行了如下真情流露的交谈。

马克·霍尔本 [Mark Holborn]



戴维·道森  
2002年

## 与卢西安·弗洛伊德的 围炉夜话

塞巴斯蒂安·史密（以下简称史密）：过去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只造访过这里几次。所以我想知道你工作上有些什么变化吗？去年你大病了一场，现在痊愈了。但你说你已经减少了会客的次数，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么现在你在创作什么作品？

卢西安·弗洛伊德（以下简称卢西安）：有一幅戴维的大型肖像画将要完工。我之前给你看过苏珊娜 [Susanna] 的小幅素描。我为我的经销商比尔·阿奎维拉 [Bill Acquavella] 所创作的蚀刻版画刚进行到一半。还有我正在画的萨宾娜 [Sabina] 和花园的油画都没画完。哦，还有马呢。不过我要等天气暖和一点再画。

史密：你这么一说，听上去都挺平常挺普通的。但是让我感觉惊奇的是工作的强度，以及你投入其中的所有那些时间。

卢西安：嗯，还好。这些都是我想做的，只要能一直坚持下去就好，真的。

戴维·道森（以下简称戴维）：你年轻的时候也曾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吗？

卢西安：那可没有。我想是从我的身体比以前虚弱之后才开始的。我以前晚上不睡觉，而是出去跳舞，去逛赌场。我从不需要睡太多。

戴维：那你早上怎么做事？仅仅靠热情吗？

卢西安：就是想要做事。有一种“天哪，我得要做事了”的感觉，接着一切都顺理成章进行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我有点累，但这可是正经事！”显然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偶尔会生病，但是我基本上一直是健康的。

史密：你工作的时候感觉快乐吗？或者更多的是感觉受到某种事物的支配和控制？

卢西安：如果我不工作，我感觉就是对时间的严重浪费，是十足的笨蛋。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快乐的，满怀希望吧，真的。但是仅对于那些我想做的事情来说。我感觉有所成就对我不无裨益。我努力不去重复自己——我真的不想重复自己。但是有些时候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即便我以前没有这么处理过，它们也跟我之前画过的东西有关联。

史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好像不是特别渴望看到你完成的作品。你去泰特美术馆的画展上简单逛了逛，但是并没有在那里仔细欣赏。你感兴趣的只是它们最终完成了。

卢西安：嗯，这就有点像是开玩笑，你知道的，这就好比问：“它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但我想我确实挺感兴趣。很早以前，在20世纪40年代，我父母的一些朋友买了些画，他们就不停地叫我去逛逛。我后来去了，糟透了，我注意到连他们的家具也挺糟的。我当时就想我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戴维：有没有什么画是你最喜欢的？

卢西安：有些作品我觉得挺不错。不过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着：啊，我终于弄出一幅卖不出去的画了——其实就是开个玩笑。然后总有人来把画买走了。

史密：我记得你对你祖父（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译者注）的描述挺有趣：“你对某个人的记忆是封存在笑声之中。”你说道：“他让我笑个不停。”我对此叙述记忆犹新，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觉得你的祖父是个很风趣的人。他怎么能让你笑起来呢？

卢西安：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患癌症很久了，是在下巴那里。他戴着假牙，我想当时这可并不寻常。我去看望他时，他在一块屏布后面等着被清洗，或是对疾病做一些处治。于是我就等着。他从屏布后面抬起头，手上拿着他的假牙，还把它们上下咬合弄得嗒嗒地响。我母亲怕我被吓到了，于是挺生气的。但是我可开心了！

史密：是不是有一首关于他的打油诗，你挺喜欢的？

卢西安：对啊！这诗是这样的：

那些经常幻想宫殿的女孩，  
是不会喜欢精神分析的。  
尽管弗洛伊德博士恼怒不已，  
她们却依然不改成见。

你不觉得这诗非常棒吗？！这是诺曼·道格拉斯 [Norman Douglas] 写的。

戴维：你祖父拥有的幽默感，也一直潜移默化到你的画作当中了。

卢西安：我也希望如此。看着喜欢的画作，我曾经想着：那里面几乎总会蕴藏着幽默之处。以安格尔为例，那种“这不是认真的吧！”的感觉差不多贯穿于所有作品中。它描述的是极端的事物，他对女性所持的态度，以及人们的富有。你会忍不住地想“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吧！”但它不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描述，它是绝对视觉上的直观体现。它让你感觉你在关注某些事物。

史密：这在你最近的作品《对赤身裸体的崇拜者措手不及的画家》 [ *The Painter Surprised by a Naked Admirer* ] 中也有体现。



卢西安：我觉得那幅画迫切需要某种东西，才能使之区别于“创作中的沉默艺术家”那一类。

史密：我记得你曾经跟比尔·菲弗 [Bill Feaver] 说过，你欣赏那种无来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这在你较早期的作品中体现无疑，观众可以感觉到你渴望抵制通过后天的学习去做某些事情。

卢西安：是的。我不希望我的作品反映出别人的东西（要么出于虚荣，要么出于任性）。当我就读于塞德里克·莫里斯 [Cedric Morris] 创立的东安格鲁绘画学院时，我的作品跟他的如出一辙，都是早期的肖像画等等。我当然会观摩他画画，我也喜欢他画的肖像画，其他人可不喜欢。所以我认为我受他的影响。我有一到两幅展出的肖像画，如果不观摩他的画作我绝对画不出来。你听着，如果你太把原创性当回事，那它就啥也不是。

史密：它原本就不是什么。

卢西安：但是当然啦，也没人想把作品画得跟其他人的一样。

史密：你似乎也希望能避免对于工具和技巧太过明显的展现，仿佛你是有意追求一种质朴的感觉。

卢西安：每当看那些学院派的作品，我总在想那种浮华的画面远远比不上那些哪怕是最难看的人工涂鸦。

史密：这种想法是否可以解释你为何如此讨厌某些人，比如拉斐尔？

卢西安：跟别人一样，不喜欢他我也就不怎么看他的作品。不久前我发现他的一幅画作其实很妙，这很让我震惊。那是一幅裸体画，太妙了。我猜我讨厌的是他的性格吧。

史密：我在努力回想那些同样具备这种质朴风格的你所推崇的艺术家——尤其是在绘画作品中。塞尚算一个。

卢西安：塞尚确实如此，我非常非常欣赏他的画。

史密：如果有人对着你的作品说：“这个地方你画得不对。”或者“你不知道根据解剖学那里不是那样的吗？”你会不会很烦？

卢西安：这要看是谁说的了。

史密：康斯特布尔的作品中，尤其是肖像画中有些东西看起来很……

卢西安：对，质朴。但是又不仅仅是质朴，应该说是非比寻常。

史密：你认为这与他对所描绘对象的感受是密不可分的。就好比越亲近，有时候显得越笨拙。